

八二年，我虚岁么正好十岁，拜个老师学画，小孩子画不来人物，学山水，一画画到今天，几乎成了个券商。不怪我，今天画画都是券商的，你像天台陈强兄，看不

布置，一棵树，两棵树，鹿角蟹爪，夹叶点叶，我虽然很用心地学，但一直不得要领，硬画。施先生七十了，江都人，笑嘻嘻的，对的，我姑息得很，说小弟你来看录像吧，小弟啊要吾们帮你拍张照？或者他打麻将牌，叫我自己翻翻谢稚柳的画册，作业是照常布置，交上去，一概说好的好的，小弟，你画得好的，将来要卖得很贵。我被这碗迷汤一灌，今天也没有醒过来。

彼时诸安浜永源浜，都是水道，两边房子齐齐整整，比苏州洋气，威尼斯一样。当时想买画画资料，需从愚园路出发，翻过镇宁路桥，沿华山路步行，一路走到徐家汇的艺术书店去。小孩子走走，半天。陆俨少先生《山水画论》首版，就是那辰光买来的，陆一飞设计封面，一块深蓝一块黄赭，黑的白的，比后续版本文气多了。后来断断续续，买到徐北潘潘韵两先生的课徒稿，《书与画》是不消说，每期必备。那时的书普遍印刷都不精，所以张大千看起来就好得不得了，今天我的同龄人很多还是喜欢张大千，大抵有类似的视觉体验。

老师姓施，会有作业

今宵打谜

周国瑾 鲁能

(求风格,外国拍卖行)

昨日谜面：持证上岗(三字口语)

谜底：有本事

(注：事,作动词“做事”解)

我对这个世界，今天也还是这态度，要的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没几样，但是只要开了口了张了嘴了，绝没有白张嘴的道理，那就得给我。父亲当然是知道我脾气的，家里也没有石料，章材，怎么能立着弄出个印章来？在

大农村的游行乐

徐佳

美国就是一个大农村，就算是号称世界中心的纽约也不例外。逢年过节的时候，除了感恩节有火鸡外，大部分节日都既没好吃的，也没热闹的晚会可以看，所以大家的一大乐趣就是看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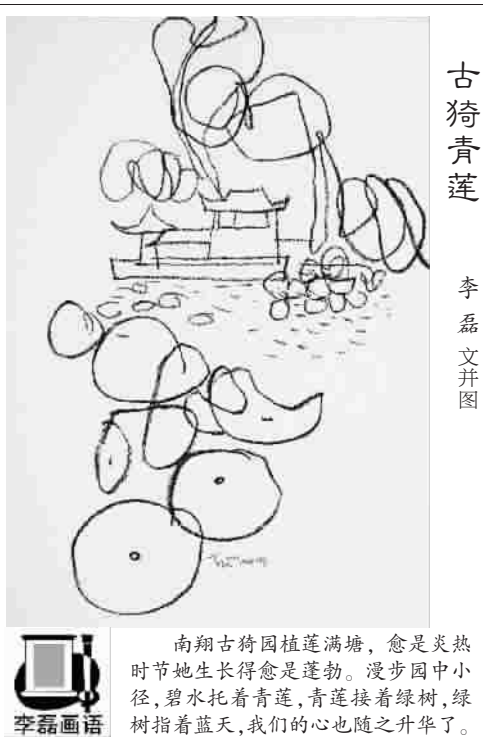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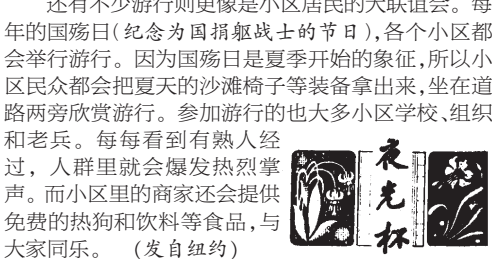
在美国，几乎每个节日都会有游行，各个族裔会在自己的传统节日日举行游行，打赢了比赛的庆祝方式也是游行。纽约因其重镇地位，游行更是隔三差五地举行，在纽约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有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这样高大上地方举行的大规模游行，各个小区也会举行自己的游行，甚至连学校也会有。不仅参加游行的人盛装打扮，围观的人也会应景打扮，凑个热闹。要说游行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点也不过分。

一想起纽约的游行，第一个浮现脑海的自然是感恩节的梅西百货大游行，各种经典和最新卡通人物纷纷现身，一路从中央公园游行至34街的梅西百货旗舰店。演员、歌手们都能在上亮相表演为荣。不少新闻人物，包括救火英雄啊什么的也会被邀请到贵宾席上以表敬意。这个活动算是全国盛事，每年都有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从各地赶来，共享此盛举。

不过身为纽约人，每次想到为了占个好位置，要摸黑起身，在寒风中冻上三四个小时，就顿时失了兴趣，宁可躲在温暖的家里，边准备感恩节午餐(传统的感恩节大餐是午餐而不是晚餐)边看节目，顺便安慰一下自己：“比在现场还清楚呢！”实在拗不过小孩，就提前一天带到游行的准备现场，近距离看看那些刚充好气的卡通人物过过瘾。

不过，像这样高大上的游行只是少数，更多的是自娱自乐型的。万圣节的花妆游行和复活节的帽子游行还有威尼斯的美人鱼游行都是这一类型。参加者无需报名，想去的到时候往游行队伍里一站就可以。打扮则是越有创意越好，多奇怪都无所谓。而参加者最大的享受就是周围的观众围上来要求合影，过过明星的瘾。

还有不少游行则更像是小区居民的大联谊会。每年的国殇日(纪念为国捐躯战士的节日)，各个小区都会举行游行。因为国殇日是夏季开始的象征，所以小区民众都会把夏天的沙滩椅子等装备拿出来，坐在道路两旁欣赏游行。参加游行的也大多小区学校、组织和老兵。每每看到有熟人经过，人群里就会爆发热烈掌声。而小区里的商家还会提供免费的热狗和饮料等食品，与大家同乐。(发自纽约)



李磊画语

南翔古猗园植莲满塘，愈是炎热时节她生长得愈是蓬勃。漫步园中小径，碧水托着青莲，青莲接着绿树，绿树指着蓝天，我们的心也随之升华了。

和这个世界打太极拳这件事情上，他是顶尖高手，说你等一会儿。真的只消一会儿，我就有了平生第一枚印章。

老早人家，客厅里都有个大橱，上面三格做两块玻璃，透明的，可以叫它装饰橱，没啥用，就是陈列些今天看起来要丢掉的小零小碎，意义和乾隆多宝榻或者格格屋相同。最上一格，头里有个拇指粗细的石头猴子，猜是父亲去峨眉山白相，买回来的纪念品，他喜欢买这些。父亲把那个石猴子取下来，底

再过若干年，对新生代的沪上小孩子来说，烟纸店可能就是个历史概念了。对烟纸店，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上海方言分册是这样解释的，“小杂货铺，以卖烟、火柴、草纸等日用小商品为特色。”曾有研究近代上海史的朋友告诉我说，早年间这样的小店因为主要是卖烟（可以零卖，甚至一支支卖）和兑换纸币的地方，所以叫烟纸店。老上海有个行业就叫“烟兑业”。

在我们70一代人的心目里，这样的烟纸店，永远有一个沉默寡语的老头或老太，但也还没老得太透，神色漠然地靠窗坐着，间或从斜放着的广口玻璃方瓶中取出几颗烟子弹，几片甘草桃片或一撮白糖杨梅，用张黄纸包个三角纸包，递给已经把一毛钱角票放在台上的吸鼻涕小鬼。

附近的主妇们光顾，是为了固本肥皂、三星蚊香、卫生香和草纸；男人们则通常来上一盒烟，顺带一匣火柴；小孩子呢，除了那点营而不养却滋味绵长的零

食，多半会瞧瞧新到的练习簿，是不是封面比上礼拜买的那本好看些。橡皮也颇受欢迎，许多女生要那颜色俗艳而带香味的，我们呢，则分两派，一种是硕大的长方形白橡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点大将风度，有人则喜欢另一种，细长的，一半黑一半白，色深的那半掺有很细的砂质颗粒，给我们的铅笔盒带来些抽象风情。

夏天的烟纸店最讨我们喜欢，这时节，台子上会多几只竹壳的广口保温瓶，装了棉花的布包塞在瓶口，棒冰4分，要是赤豆或绿豆的更好；雪糕8分，小孩最喜欢那种带可可口味的；要是想买1角9分的筒装小冰砖，这样的店通常没有，你得到稍远的那家国营南货店或食品店才能买到了。

迁居以前，我家弄堂外马路对面就有两家烟纸店。较近的那家，因店主脖子稍稍有点歪，连他的小店也被唤作“斜（读若qia）头店”了。我的小学就在这家店旁的小路尽头，而这小店，也成了小学生的乐园。

上至外国元首，下至黄口小儿，都知道北方的长城，殊不知在偏远的苗疆，还有一座南方长城，默默驻守在西南边陲。南方长城建于明嘉靖年间，为隔离苗汉两族而筑，和北方长城的军事目的不同，因苗人武力远不及北方少数民族，主要用于禁止贸易、文化往来。南方长城不及北方长城绵长、雄伟，现存的也只是一小部分。

忽闻银器叮当，一群身着传统苗服的妇女结伴游长城，她们清一色盘着发髻，有的戴着花环和黑缠头，背着花布包，脚踩黑布鞋，亮蓝的衣裤上绣着五彩图案，在灰暗的长城上分外显眼。她们欢笑着留影，也许并不知道脚下的城墙原为镇压自己修建，隔离的对象反倒成了游览的客人。有些墙不用推，自己也会倒。

苍灰的天吞噬了绵延的丘陵，山间的梯田像一块块青绿的糕饼，灰白的小房子点缀

去年的这段日子，每天的新闻可谓热气腾腾。太阳能热水器中的水温91℃，水管爆裂了；大屏幕上七重天宾馆楼墙上的温度计，赫然的是42℃；露天的汽车车身上，喜剧似的烤出了一个“荷包蛋”；“热射病”的病名，不胫而走……

《诗经》里有“七月流火”一语，可见酷暑的熏蒸难耐古已有之。古人在夏天是怎么捱过来的呀？他们有绿荫！赤日炎炎之下，他们有树——有成片的树林子！更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和绿水怡人的河道。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谈到城市中的“热岛效应”。作者认为根由在于城市规划的失衡，其表现一是绿化走入“草坪加花卉”的误区，缺少树木尤其是成片的树林。“只有大量的树木，才能够对减缓热岛效应起到真正的作用，成片的草坪只能是形式大于功效。”作者引用专家的话说；其次是水系和湿地的大量消失，代之以硬硬的水泥地面和高楼。

新加坡应该算是植树造林的国家范例了。曾多次前往新加坡旅游，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绿化和城市上空新鲜的空气。城市的植被面积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走在马路上或坐在行驶的汽车里，放

一点，把细一点，人人都做得的。今天这印章，大概已经不存在天壤间了，我搬了多少回家啊，不过这个印蜕，对我无比珍贵。下次买方好石头，用篆刻汉印的劲头，仔仔细细地仿刻一个，那两个猴子小脚，更要原封不动刻上去。

对了，盖猴子屁股印章的两幅画，没几天，真的给江南造型艺术公司卖出去了，一个美国老太太买的，五十美元。

深山探幽

夏群

流火的人间六月，让人呆在空调房里不敢外出。母亲说我的体质太差，又缺少运动，要带我去看一位老中医。相传医术高超，善于调理人的体弱之躯。

那位老中医住在深山之中，送我们进山的车在山下被迫熄火，因为山路崎岖蜿蜒，树木杂草茂密。我们只能步行。山进得深了，树木挡住了风，越显得闷热，好不容易到了老中医的家门口，那个指路人说的“一汪泉边的一所老房子”。

敲门，有位老婆婆出来开门，我们向她问好，说明来意，她笑着引我们进屋。

刚进屋就有一股清凉之意蹿上身来，与外面宛若两片天。

那是一所老房子，地面都还是土质的，因为蹂踏得久了，表面异常的光洁，散着幽暗的光。房子的墙壁刷得很洁白，墙上贴有一些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厅屋的正中央还有一幅很大的旭日东升图，有劲松，有仙鹤飞舞。那些书画作品让我嗅到了艺术的气息，原本烦躁的心境似乎得到了缓解。

穿过客厅，从一处偏门出去，来到院子里，有很多姹紫嫣红的盆栽，顿觉馨香袭人，仿若误入人间仙境。院子的一隅，有一方石桌，四樽小石凳。石桌旁边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戴一副老花镜，气定神闲地躺在摇椅上看《中庸》。

见我们进来，他微笑着起身，动作轻盈。母亲对他说明来意，他示意我们坐下，然后给我把脉，双目微闭，十分投入。后来，他给我开药方，我就坐在旁边，看他很认真地写字，字字苍劲有神，一如客厅的书法作品。

虽年事已高，但老夫夫妻俩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自叙虽住在深山之中，却不觉不方便。主要是喜欢这种宁逸的生活，有人来就看看，没人来就喂鸟养花。

我突然间很感动，这种清宁的心态，只一心感受生活的本真。八十五岁的高龄，还能那般心神清明，精神矍铄，我想一定与他的这种淡泊悠远的性情有关吧。

渐近中午，我们告别老夫夫妻俩。下山时，太阳当空照，我却完全没有刚进山时的闷热。还是相同的风景，还是相同的路程，心境却截然不同。行走在铺满石子的森林小道中，有微微的风吹得那些叶片窸窣窣作响，宛若一段曼妙的旋律荡漾在天地之间。站在山脚，朝着山中回望，已难以辨别老者的家在何处了。

南方长城

张明昉

其间，有人在田里劳作。隆冬的阴雨迷茫，湿漉漉的风没有吹走大雾，反而吹来了更浓的瘴气，连一点点山的轮廓都看不清了。南方长城就隐居在这浓雾中，像一个被人遗忘的老故事，长满了岁月的青苔。比起北方长城，南方长城的路要窄，石块小而细密，石板地被雨淋得锃亮。从北方长城的枪眼望出去，很多时候是光秃秃的枝桠，这里不仅永远是葱郁的绿树，石块缝里也满是各种植物，或是附着，或是爬藤，还开着小花，挂着晶莹的露珠。迎风而立，没有出塞的悲凉，而是隐秘的沉默。虽是铮铮历史，却带有生活化的气息，似乎无论什么到了南方，都会被缠绵的雨水融化。连长城这种硬朗的战争用品，也失掉了金戈铁

马的明媚霸气，变得温柔起来，在潮湿的天气里慢慢发霉。

沿着城墙走下去，有一条岔路，是断头路，很多人不想走回头路就止步了。但很多时候，走一些没有目的的所谓徒劳的路，却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细巧的长城在枯黄的芦苇上蜿蜒，这种黄类似于橘黄，它的亮恰到好处地衬托了长城的暗，做了温暖的底色，又不喧宾夺主，枯萎的乱草，配上长城的古老，产生了遗世独立的荒凉。一座敌楼突兀地立着，周围散落着黑色巨石，零乱地倒在芦苇中。最后是楼先塌，还是石先烂，还是草先亡？长城在一座敌楼处戛然而止，城墙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只剩下野草和群山，不知曾经是通往哪里。尽头的风更大了，夹杂着水汽呼啸，似乎就是大风将长城吹走了。

